

把印度瑜伽介绍到西方的第一人

——著名哲学家辨喜

谢宝富

辨喜是印度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改革家、民族主义者。曾任印度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Dr. Sarvapalli Radhakrishnan)这样评价辨喜：“他体现了这个国家的精神。他是国家的崇高理想及其实现的象征。这种精神通过我们信众的圣歌、我们智者的哲学和我们普通民众的祈祷表达出来。他是印度永恒精神的表达者和代言人。”

一、生平

辨喜 Vivekananda, 1863- 1902), 原名那兰特拉纳特·达特(Narendranath Datta), 辨喜是其名字 Vivekananda 的意译, 音译为维韦卡难陀, 这个名字是他 1893 年到国外后开始使用的。法国著名文豪罗曼·罗兰曾在其《辨喜的生平与言教》中这样描绘他:“他身高 5.85 英尺, 肩阔, 胸宽, 体格强壮, 确切地说是有些笨重, 他的手臂肌肉发达, 受到各种运动的锻炼。他具有橄榄色的皮肤, 丰满的面孔, 宽阔的前额, 坚固的颚齿, 一对漆黑而迷人的眼睛, 还带有沉重的眼皮, 它的形状使人想起好像印度古典的莲瓣。”

他于 1863 年 1 月 12 日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刹帝利(武士)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者, 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印度教徒。辨喜童年时十分顽皮, 特别喜爱骑术、游泳和摔跤。1883 年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中央学院。在大学读书期间, 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逻辑和哲学以及欧洲各个国家的历史的名著, 对西方科学家杰出的贡献和理性

主义思想以及约翰·穆勒、达尔文、康德、斯宾塞、笛卡尔、黑格尔的思想都很熟悉, 接受了无神论。

1881 年他与罗摩克里希那偶然相识, 起初他曾怀疑这位老师, 经过一个时期以后最终承认他为自己的导师与朋友, 他在大学毕业后原本想作一个法官, 由于罗摩克里希那的影响, 决心献身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

辨喜与罗摩克里希那的两次会面

辨喜一天在几位朋友的陪同下从西门进入室利·罗摩克里希那的房间。罗摩克里希那仿佛看到了注定能把他的福音传遍全世界的人, 情不自禁, 泪流双颊, 说:“你姗姗来迟! 你怎么如此忍心让我等得好苦哟! 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到凡俗之人的聒噪。噢! 我多么盼望把我的心思吐露给能感觉我内心深处体验的人。”之后, 他站在辨喜面前, 两手交叉, 开始向他讲道:“主, 我知道你是古代的圣贤那罗(Nara)——那罗延天(Narayana)的化身, 投生世间是为了消除人类的苦难的。”辨喜以自己困惑已久的问题来问他:“您见到神了吗? 先生!”是的, 我见到神与见到你一样, 只是更为强烈一些。人是可以见到神的; 人们可以看到并与他谈话, 就像我正在与你谈话一样。但谁又会在乎这些呢? 人们为妻儿、为财富泪水纵横, 谁会为神而流泪呢? 如果一个人真诚地为神而流泪, 那他才是真情流露呢。”罗摩克里希那的话深深地打动了辨喜。他向罗摩克里希那保证很快会再看他的, 然后离开了。

关于辨喜对罗摩克里希那第二次访问, 他

自己有所叙述：“我发现他（指室利·罗摩克里希那）独自坐在一张小床上。他看到我很高兴，亲切地让我坐到他的身边。……但一眨眼的功夫把他的右脚放在我的身上。这使我立即产生一种新奇的体验。我睁开眼，看着墙壁和房间中的一切快速旋转并且消失到虚无之中，整个宇宙连同我个人都将消融到裹挟一切的虚无之中！我非常恐惧，想到我将面临死亡，因为个人的消失意味着一切消失。情不自禁地叫道：‘您对我干了些什么？我父母尚健在！’他听了我的话，笑声朗朗，轻轻地抚摸我的胸说：‘好了，现在可以平息了。一切都会及时到来的。’他一说完这句话我的新奇的体验便消失了。我又回到我自身并且发现屋内屋外都与以前一样。”

几天后辨喜第三次访问室利·罗摩克里希那，这次访问消除了他的疑虑，对他产生一种敬意，尽管此后过一段时间他才真正接受后者为他的导师。

游历全印

1888-1894年辨喜以游方僧的身份走遍了印度的各个地区，与印度各个阶层人民接触，熟悉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他利用这次机会学习了印度的多种地方语言和印度各派宗教哲学经典。例如1889年他曾向阿拉哈巴德著名学者波婆诃利(Pavahari)学习瑜伽经典。他在一次谈话中总结了这次远游的体验：“我现在已经游遍了整个印度，亲眼看到了广大群众可怕的贫穷和痛苦，使我难过，不禁使我流泪！我现在坚信不首先解除群众的贫穷和痛苦，而要在他们中间宣传宗教是徒劳的。”

辨喜一想到政治上被征服、经济上衰退的悲哀的土地和文化上陷入迷惘的印度人民，他就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的力量促使他越洋到彼岸去发现减轻印度人民苦难的方法和途径。饥馑的祖国首先要吃饱穿暖，然后才可以思考宗教、哲学这些高雅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他游历全印时就已经萌发了去西方的念头。1891年他听到了18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会议的消息。1892年10月底他向迈索尔的土邦主陈述了他的抱负：印度需要西方的现代科学观念和一种根本的变革，而把印度的哲学与精神真谛介绍到西方是印度的义务和责任，他有志于到美国去把吠檀多的思想传播到西方。

赴美参加世界宗教会议

1893年5月31日辨喜离开祖国，开始了载入史册的由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航程。

1893年他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在路经中国时访问了广州等地。到芝加哥后方才得知宗教会议将在9月的第一周召开，没有官方介绍信，任何人都不能作为代表注册，而且代表注册的期限也已经过了。此时才7月中旬，他必须依靠所剩不多的资金等待两个月。为节约开支他前往生活费用较低的波士顿，在那里结识了哈佛大学的希腊文教授怀特(J. H. Wright)。怀特得知他不能作为正式代表与会的情况，就与他的朋友，世界宗教会议的代表遴选委员会主席写信说：“此人比我们所有博学的教授加在一起还要博学。”怀特给辨喜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帮他买了一张去芝加哥的火车票。不幸的是，辨喜把遴选委员会的地址弄丢了。雪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他只好在行李场的一个包装箱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沿街乞讨。最后又饿又累，坐在路边休息。这时对面高楼中出来一位妇女，带他回了家，给他吃喝，帮他联系上了宗教会议。

世界宗教会议于1893年9月在11日上午10点召开，新图书馆大钟敲击十下，代表世界十个宗教：有神论、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神道教、琐罗亚斯德教、天主教和希腊教会及新教。辨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但他的普遍的精神、开阔的心胸和精神信仰的深度打动了与会代表。辨喜成

了宗教会议上最受欢迎的人。

与美国大亨洛克费勒的交往

之后,他在美国做了“人类宗教”等等的演讲,受到了美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注意,认识了美国的许多著名人物。其中他与富商约翰·洛克费勒(John D. Rockefeller)的交往很有意思。洛克费勒从朋友那里听说有一位印度僧人,也几次被邀请与辨喜见面。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他拒绝了朋友们的请求。但有一天尽管他还不愿意见辨喜,被一种冲动驱使着,直接来到朋友们的寓所,把打开门的管家推到一旁说他想见那位印度僧人。进了起居室,不等禀报,直接进了相邻的辨喜的房间,很是吃惊,看到辨喜坐在书桌后面,眼睛都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辨喜告诉洛克费勒除他自己外别人都不知道的他的过去的事情,让他理解他所积累的财富都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一个渠道,他的义务是向世界行善事——上帝给予他的一切财富是让他有机会帮助别人,做善事。洛克费勒很恼怒,没有人敢以这种方式向他讲话,告诉他应怎么做。他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连一声再见都没说。但大约一周后,洛克费勒事先没有通知又来到辨喜的房间,看到他还与以前一样,把一张纸扔在他的书桌上,上面写着他向公共机构捐赠一大笔款的计划。他说:“好了,你现在应该满意了吧!你应为此感谢我。”辨喜连眼睛都没抬,一动也不动。拿起那张纸,静静地阅读,说:“你应感谢我才对。”这是洛克费勒对公众福利的第一笔数量庞大的捐款。

在美国的主要活动

此后,他游历美国各地,并且做了数十次的宗教和学术演讲。但他感到如果不能吸引一大批美国的印度宗教的虔诚信仰者专心投入精神修炼,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是不会在这里扎下根的。于是他在纽约市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免费教授一些真诚的信奉者。在其讲授

过程中,开始教他们冥想和瑜伽。辨喜常常在讲授的过程中自己进入禅定状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的意识。辨喜教授学生们王瑜伽(Raja Yoga,一种关于冥想的系统教程),辅之以智瑜伽(Jhana Yoga)的讲授。他特别强调一些修习瑜伽必要前提,诸如节俭、简单而有节制的习惯、生活的清静、简单的食物、禁欲、不与恶人交往等。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把他自己精神生活中所亲身体验到的东西教授给弟子们,他的教导总在建立在一种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他的讲授活动如此地受欢迎,以致在极短的时间内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王瑜伽产生浓厚的兴趣。他的最忠实的信徒瓦尔多小姐(Miss S. E. Waldo)充当他的秘书,记录下他的课堂谈话,其中了深刻的哲学洞见和饱满的激情,显示出他将智者与虔信者、圣贤与神秘主义者融为一体。辨喜把瓦尔多小姐所记录的这些零散的笔记收集在一起,于1895年6月他编辑出版了《王瑜伽》,这本书受到美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出版几周后就再版三次。甚至连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教授也如此地感兴趣,在细读完此书后赶到辨喜在纽约的寓所来会面,由此成为他的热烈崇拜者,还把他视为吠檀多哲学的杰出体现者;在他的经典著作《宗教体验之种种》中,在论述一元神秘主义时特别提到辨喜。

1896年3月25日,他被邀请为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演讲“吠檀多哲学”,大获成功,被录用为东方哲学教授。还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梵文教授,但他都谢绝了。

1896年他创立了纽约吠檀多研究会(the Vedanta Society of New York)。这是一个非宗派的组织,旨在传播和实践吠檀多思想,并将其原理应用到一切宗教中去,其口号是宽恕共存,接纳一切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们都可以不用改变其信仰而登记为本会的成员。通过这个组织和他的活动发展了很多会员,结识了不少美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辨喜组建吠檀多研究

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东西方思想交流进而为全球的繁荣搭建一个平台。他坚信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哲学会携起手来;因为最终东西方会融合在一起;他断言科学与吠檀多的结合是未来人类的理想。东西方在思想与理想上的分界线在不远的将来会彻底消失,它们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融合在一起并演化出一种造福于整个人类的全新文明与文化。

他的重要哲学论文《王瑜伽》、《信瑜伽》(Bhakti Yoga)、《业瑜伽》(Karma Yoga)在美国大知识分子、思想家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896年他游历了欧洲,但他企图在欧洲传教的愿望没有获得成功。

归国后的主要活动

1897年辨喜载誉回国。他的归来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预示着印度前所未有的精神复兴的到来。他凯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印度。整个国家都沸腾起来,以最高礼仪欢迎这位印度的英雄儿子,他在世界宗教会议上大获全胜并且在大约4年时间内在西方整个文明世界里传播吠檀多神圣理想,掀起了一场印度旋风,为祖国争光添彩。

以后悉心从事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1897年5月1日与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一起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以他们的老师命名的罗摩克里希那教会(Ramakrishna Mission Association)。

辨喜一直想在喜马拉雅山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建立一所寺院,在这里来自东方与西方的信众能够在一种道友的精神气氛中生活,研修吠檀多哲学,通过彼此之间文化与精神观念的交流从而开阔他们生命观。久寻未果,最后他的弟子们在距艾尔摩拉(Almora)50公里、海拔6800英尺的地方选择了一块地,由此可以观赏喜马拉雅山千年不化的雪景。在1899年3月19日(罗摩克里希那的生日)这所“不二论”道院(Advaita Ashram)最后落成。为了方便来自世界各地、属于不同信仰的人们不受任何阻碍

地开展他们的精神修习,辨喜特别规定道院内不许设置任何圣像、神像或标志,也不进行任何宗教仪式。

第二次出国

为了亲自考察国外工作进展的情况,1897年6月他再度出国。这次他在美国停留了一年半,做了不少于百次的学术演讲,发表了有关印度艺术和妇女问题的著述;1900年7月20日前往法国参加世界宗教史会议。在法国逗留3个月后,启程赴埃及,顺路游览了维也纳、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最后于1900年12月9日回到印度。

辨喜第二次访问西方,对西方文明与文化产生了不同的感受。第一次访问西方时,他为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组织效率和科学成就所震撼,对美国 and 欧洲表面的民主很是欣赏。但他第二次访问西方却留下了相反的印象。他发现西方对财富与权力的贪得无厌和自我扩张中残酷的竞争。他看到一种潜在的悲剧,在对能量的不自然消耗掩盖之下的一种可怜的疲惫,一种轻浮面具之下的深层的悲哀。

1902年7月4日辨喜逝世,死时年仅39岁。辨喜去世后,印度“不二论”道院出版了《辨喜全集》,有八大卷。

二、辨喜的瑜伽思想

一般说来,“瑜伽”一词有两种意义,一是“结合”,一是“修行”。辨喜把“瑜伽”的两种意义都吸收到自己的瑜伽中来。他认为,实现永生的方法就是“修行”和“结合”的方法。这些修行方法或者与认识,或者与感情,或者与行为,或者与这三者的综合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他所说的“智瑜伽”、“信瑜伽”、“业瑜伽”与“王瑜伽”。在他看来,这四种瑜伽都是达到永生的不同途径。它们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他认为智瑜伽的基础在于证悟,即证悟人的各

种束缚是由无明引起的。无明就是不能了解事物的真正本性,不能分辨真假。获得知识要靠学习和听众圣贤的教导,更要自己亲身去证悟所学的知识。他说自制是智瑜伽的一个必要阶段,要求摆脱自私,控制肉体、心思和感官。经过长时间的修炼,最后达到三昧阶段,瑜伽行者将会证悟到圆满的统一。

辨喜认为信瑜伽是通过强烈有感情来证悟神的道路。他认为强烈的感情能够唤醒和活跃人的潜在能力。虔信的道路就是纯粹爱的道路,它所爱的对象不是有限者,而是至高者。他提出虔信瑜伽要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部崇拜阶段,第二阶段祈祷、复诵神的名称,吟颂宗教圣诗、吟唱颂神歌曲占据显著地位。在第三阶段,寂静的禅思。最后阶段虔信者几乎与至高者完全同一。他认为虔信道路是所有瑜伽道路中最方便、最盛行的一种。

他说:“业瑜伽……是一种试图通过无私行为或善行而达到自由的道德和宗教体系。业瑜伽行者不需要信仰任何原则。他可以不过问什么是灵魂,也不用思考任何形而上学的理论。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无私,因此必须忘我地工作。”

他说,一个人应当像主人,而不应当像奴隶那样工作。如果一个人允许自私或利己的考虑支配自己的行为,那么他将变成自己欲望的奴隶。一个人必须是无所求的。

他以崇敬的心情把佛陀视为楷模,他说:“他竭尽全力地工作,而没有任何动机——既不为金钱,也不为名誉,更不是为着别的什么东西。只要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也会成为佛陀,并且由他身上产生出一种能够转化世界的力量。这样的人代表业瑜伽的最高典型。”

辨喜认为王瑜伽是通过对心灵和肉体的控制而实现永生的方法。这种瑜伽是达到解脱的一种最稳妥、最直接和最迅速的方法,因此称它为“王瑜伽”,即一切瑜伽之王。制定出一套训练肉体与心思的计划,包括一些改变心理和肉体性质的瑜伽实践。辨喜感到这种方法不

适用于弱者,因为它要求一个人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肉体和心理力量充满信心。

辨喜虽然分别论述了四种瑜伽的道路,但是他认为它们只是实现同一目的的不同方式而已。由于人们在气质、性情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因此向他们推荐的瑜伽方式也应当有所不同。因此,他提出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瑜伽道路。倘若一个人能认认真真地修行这四种瑜伽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他肯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四种瑜伽不是相互排斥的。他给每个人以充分的自由去选择和实践自己最喜欢的瑜伽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必须具有真正的诚意和坚定的决心。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瑜伽道路,灵魂的能量都必须全部投入到这种瑜伽中来。

三、辨喜论中国

1893年辨喜在前往美国参加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在他路经中国时访问了广州。当他看到广州一个中国寺庙的一面墙上镌刻着梵语经文时惊喜不已。

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曾说“第一是婆罗门的统治,其次是刹帝利的统治,目前的世界正由吠舍(商人,第三等级)统治着,下一个将是首陀罗的统治,我正要知道将要在那里建立第一个首陀罗的国家,它必然在俄国,或者在中国,在这两个国家中,众多的人民群众被压迫和被践踏。”

“请相信我的话吧!这个首陀罗的兴起首先将要在俄国发生,然后将在中国发生,印度将要紧接着兴起,并且在形成未来的世界中表现出重要的作用。”

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整个东方将将获得复兴,重新建立一个人道的世界,这是像白昼的光明一样清楚的,瞧吧!中国未来的伟大,并且随着中国,所有亚洲其他国家也有未来的伟大。”

他在第二次去美国旅行的时候,撕破了假面具、社会恶习以及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种族、信仰和肤色的骄傲压抑着他,他发现了金元帝国主义的贪婪,并且愤慨地感到被骗了。他说:“这样看来,美国也是一样!因此她不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工具,而中国或者俄国才能完成(实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双重联合的使命)。”

辨喜的成就一方面在于他把印度传统宗

教、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通过他的努力使罗摩克里希那教会传布到西方世界;另一方面,应用西方的现代思想改革陈旧的印度教文化,形成了新印度教。他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整套思想,在现代印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道友和弟子而言,辨喜是一位圣人、领袖、朋友和大师,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是一位宣教师、教师和爱国者。

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侨大学召开

2008年6月26日-27日,华侨大学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在泉州市召开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常年交流项目“两岸学术论坛”系列的一环。作为两岸宗教学术交流的“品牌项目”,两岸宗教学术论坛一直受到国台办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视与好评。

6月26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举行。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教授致欢迎词,对两岸学者汇聚华大、研讨宗教文化,表示热烈欢迎。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燕燕女士代表泉州市委、市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先生,以及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荣誉理事长李子弋教授也先后致辞。在对与会学者的莅临表示热烈欢迎的同时,曹中建先生与李子弋教授对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之间历年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历史回顾。

此次会议,共有50余位教授和学者在会上宣读论文,本次会议的研讨具有如下特点:

一、参与的学者多。来自海峡两岸二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汇聚于华侨大学,共同探讨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二、会议研讨涉及的宗教形态多种多样,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统宗教,到三教、真空教以及民间信仰与其他的民间宗教教派,都有程度不同的涉猎。

三、论文涵盖的地域范围广泛,从山东省沂源县的牛郎织女传说,到福建省泉州市的窑神信仰,再到台湾盐水武庙的蜂炮习俗,以及东南亚一带的妈祖信仰,都是学者探讨的内容。

四、会议讨论热烈,探讨的内容客观深入,有的论文着重宏观演绎,理论构架严密;有的论文着重微观分析,考辨细致入微。

这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宗教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华夏儿女对真、善、美等精神境界的想象与追求。两岸学者研讨宗教文化,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民族传统,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的宗教有着兼容并蓄的宽容传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研讨宗教文化,对于开展和谐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这次会议在泉州召开,也有着增进两岸交流的重要作用。泉州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范正义)